「黃魚非魚」

「黃魚非魚」並非哲學命題，與「白馬非馬」是十足的「風馬魚不相及」。其版權屬於歷史學家唐德剛。

一九五〇年代，唐德剛與同胞茉莉，夏連蔭，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分工中國口述史項目。唐德剛是位「在三家村私塾讀四書五經」的「土佬兒」；而夏連蔭生在上海十里洋場的富豪之家，沖齡留美，精通多國外語，但在工作中就遇到了很多無法理解的概念和名詞。唐德剛也就經常不厭其煩地解釋「盒子炮不是炮，黃魚不是魚」。

如筆者等的內地人，從小看過《小兵張嘎》、《地道戰》等電影，對「盒子炮」不陌生，就是八路軍游擊隊腰帶上插着的駁殼槍。而對「黃魚」，卻也像夏小姐一樣不明就裏。原來，這「黃魚」是民國時代中央造幣廠鑄造金條的俗稱，有一兩重的「小黃魚」，也有十兩重的「大黃魚」，由於當年通貨膨脹，紙幣貶值，成色好的「黃魚」，便成為達官顯貴、富商軍閥們最樂於積蓄的財寶。

其實，當時國內還有許多有趣的俗語，李宗仁回憶自己早年先「炒排骨」，再食「蓮子羹」，其實是指當排長、當連長。夏連蔭十指不沾陽春水，又自幼西化，對國內的社會自然欠缺了解。

前幾天，筆者去看望舅舅。老先生吹水喜歡指點江山，談着談着忽然提起了「王張江姚」。筆者素嗜文史，固然知曉。而大學畢業兩年的表妹插問了一句：「他們是哪裏的？」原來，她以為這是又一家合夥的律師行呢。

對於她們來說，自小生活較為優裕，「去古已遠」，即便接觸過類似歷史名詞，也是相當模糊，過目即忘。有時候，人們慣於苛責年輕人忘卻歷史。其實，要增進他們的了解，需要考慮成長環境與時代變化，需更多耐心與包容。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網上「俠盜」

文藝作品中常有「俠盜」。遠的如「聶隱娘」「一枝梅」，近的如「燕子李三」「大刀王五」。武俠小說裏則有著名的「楚留香」。姜文的電影「北洋三部曲」《讓子彈飛》《一步之遙》和《邪不壓正》，也化用或創造了一些俠盜故事，為銀幕俠盜增添了新形象。

俠盜是人類文化史上的普遍現象。美國有佐羅、英國有羅賓漢、日本有石川五右衛門，在當代西方影視中，從「忍者神龜」到「蜘蛛俠」，即便不是俠盜本盜，也少不了俠盜的影子。古今中西，俠盜行徑千萬條，劫富濟貧第一條。俠盜介乎正邪之間，在替天行道的名義下，替人「行善」或逼人「行善」。因其以「善」為目的，故有俠氣，但手段不那麼正當，又蒙上「盜」名。

電子時代的俠盜手段更高科技了。據報道，印度有黑客製造了一款勒索軟件，弔詭地命名為「善意」（GoodWill）。系統一旦遭「善意」攻擊，無論文檔還是圖片，每個文件都會被加密，除非得到解密鑰匙，否則無法訪問。「善意」要求受害者完成三個任務才能獲救。其一，向流浪漢捐贈新衣服；其二，帶五個窮孩子去必勝客或肯德基吃飯；其三，為附近醫院裏需要緊急醫療卻負擔不起的人買單。做任務時，還要拍照錄像，分享上網。完成後要寫總結心得傳至社交網站。這些手續齊全後，「善意」便會給受害者送上解密工具和視頻教程。

這樣的「善意」真令人哭笑不得。「善意」到底是「善」還是「惡」？解題思路和評價「俠盜」並無二致。從人性角度說，俠盜滿足了對「損有餘以補不足」的想像和嚮往。俠盜故事流傳不息，恰說明其替代性滿足十分強大。不過，就現代法治理念而言，俠盜的「善舉」已超越了法律底線。如「善意」這樣的網絡勒索，更有害於現代信息安全。因此，讓「俠盜」在故事裏代代流傳，或許才是其價值的最大發揮。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穿着年輕化

我們年輕時在「勤儉樸素」環境中成長。那時穿衣流行「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破衣爛褲只要整潔，就沒人會笑話。直到如今舊衣物也總不捨扔掉，家裏的儲物間也塞滿了。

家裏的年輕人觀念不同，衣物用上一兩年便要更換或者捐出，有的就留給了我。為此沒少說他們「大花灑」，但最後只能在「代溝」面前敗退。人家花自己掙的錢，想趕點時尚風氣，既不傷天害理，也不妨礙他人，還捎帶做了善事，真犯不着衝他們大呼小叫的。

女兒給我的衣裙常有六七成新，完全可以穿出去逛街會友，有的還能搭配着出席社交場合。只是有的樣式顯得年輕，穿上稍顯裝嫩。上街時留意四周，發現一些女性，已可當大齡兒女母親的了，其穿着也頗年輕化。若她們自己去買衣服，是斷不會去挑那些款式和顏色的。一次見到一位有些年紀的婦女穿了一條工裝褲，鮮黃色，十分晃眼，看上去與其年齡氣質不符。我推測她可能也和我一樣，撿的是家裏孩子的剩落，可能還是從兒女捐出去的衣物中「搶」或「偷」回來的。

我們的穿着年輕化，烙上了早年成長的印跡。早年在內地讀書時，社會風氣曾一時以衣服上有補丁為美，以赤腳為榮。連富裕家庭的同學也自覺跟風，彷彿穿漂亮衣服便是奢靡表現，屬三觀不正。後來糾偏了這些膚淺思想，也捨得花錢去購衣購物了，只是「節儉」觀念已蝕骨三分，不習慣大手大腳。如今對撿穿兒女舊衣，也視作自然。想想因此顯得年輕，又何嘗不是好事？

夏天已至，女兒宣布有批「退役」衣服歸我。那些靜放數年的衣服，也是時候要狠心扔掉或捐出去一批了。不騰點地方，儲物間就再也塞不下了。

這個夏季，我會被動地穿着得更年輕。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天馬行空

對不起，關於這部最近熱議的楊紫瓊新劇《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我在標題中沒有用港版譯名《奇異女俠玩救宇宙》。從毫無出處的「奇異女俠」到低階食字「玩救」，無處不透着一股hea的味道。好在我是通過手機app買的戲票，如果是在電影院現場買票，我估計會羞恥得無法對售票員完整的說出戲名。

此前給我印象譯名一向走「小清新」路線的台灣，這次將電影名譯作《媽的多重宇宙》，雖然從內容上貼近電影本身，但疑似粗口其實也大可不必。內地譯名則保持了一貫「忠於原文」的原則，「信達雅」中將「信」放在第一，翻譯成《瞬息全宇宙》，有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感覺。倒是標題中的《天馬行空》，是這部電影在新加坡上映時的譯名，我覺得是最貼合的。如果要用四個字來概括這部電影的話，也就是這四個字了——天馬行空。

以下文字對電影內容有所劇透，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電影，並計劃去看的話，請勿繼續閱讀：說回電影本身，這是一個用西方多重宇宙+超級英雄框架，包裹東方家庭倫理的電影。讓我覺得「天馬行空」的地方也在於這種「遠在天邊」的遐想與「近在眼前」的現實之間的碰撞。但觀影落差也正源於此，多重宇宙和超級英雄的概念太過宏大，搬出這一套來，如果不是在人類毀滅邊緣拯救世界，「挽狂瀾於既倒」都不太好意思。但這部電影則將這千斤重擔，全部砸在了一家人的關係上——母女之間原本不可調和的矛盾被放大成了毀滅世界和拯救世界的矛盾，母女關係矛盾解決了，無數個宇宙也就因此被拯救了……

好吧，果然是「天馬行空」。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杯麵男孩」

「有人話人生就係尋尋覓覓……」電視資訊節目《尋人記》去年初播出，講述新聞記者用盡方法尋找幾十年前曾經採訪的對象，看看對方現在有何變化，事過境遷。我覺得該節目最大的意義，乃是讓受訪者和觀眾一起經歷一段人生旅程，回望過去，同時寄望將來。新一輯《尋》上月起播放，說它載譽重來並不為過。記者有時只能拿着一張模糊的紙本相片，走遍大街小巷向途人查根問底，一個又一個昔日年輕的受訪者，最終能夠再次現身屏幕，述說幾十年間的光陰歲月。

志文居住在柴灣的公共屋邨，每天放學後都不願回家，唯有流連街頭。晚飯時間，他就會去便利店買一杯即食麵充飢。一九九三年，電視新聞節目訪問了志文，稱他為「杯麵男孩」。新一輯《尋人記》找到已經長大成人的志文，他仍住在相同的屋邨，並在邨內一間小型麵店擔任廚師。「做廚房起碼有得食，唔怕捱餓嘛。」成年志文暫時脫下口罩向記者嘻哈說笑。

成年志文和童年時比較，不但樣貌沒有很大分別，說話時仍然保持一臉笑意。就是如此，反而更顯出志文的經歷非比尋常，叫人唏噓。當年的「杯麵男孩」並非貪玩而到處流連，實在因為父親對他不加管教，同住的哥哥更不時對他拳打腳踢。欠缺安全感的小男孩每晚都不敢回家，唯有四處浪蕩，幸有一間社區中心可讓小孩留駐，並有社工人員照顧，童年的志文才可以健康成長。

我的朋友說她看完節目後哭得死去活來，我大概也明白該朋友的感受。作為現代家長，很難想像從前的小朋友為何會有如此遭遇。然而，《尋》節目沒有盲目作出道德批判，並不刻意揪出志文的父親及兄長作為攻擊對象，重點放在志文如何堅強自立，樂觀處世，以及找到當年社區中心的社工與志文重聚，再續前緣。正是「各有前因莫羨人」。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無錫很甜

無錫菜的甜，有本事讓每個到訪這裏的人大開眼界，就連著名吃貨泰斗汪曾祺老先生都直言不諱，「都說蘇州菜甜，其實只是淡，真正的甜是無錫！」雖然光明正大作為蘇菜系裏的一員，但無錫的美食匠人們還是執著地發揮出了個性，甜得獨一無二，讓人過目不忘。

在跟當地人的辯論中，朋友一再對我強調，無錫菜哪裏甜了？明明是鹹中帶甜，是複合味覺啊！但我吃到嘴裏，誠實地講，誠惶誠恐的味蕾只過濾出了各種「甜」，排骨有排骨的甜，鱔絲有鱔絲的甜，就連一勺肉香感人的小籠包，竟然，也是甜的！當然，甜並非不好吃，只不過那是後話了。

最讓人感興趣的，還是這裏為什麼這麼甜，以至於我腦海中會浮現一個畫面，山明水秀，太湖波光，別處蒸騰的是霧，下的是雨，這裏落的是糖，析出的是更精細的糖。如果真的細心分析，無錫跟糖的淵源，恐怕跟它早早就「露富」有關。

時間向前追溯，在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糖都是得來不易的奢侈品。在十七世紀前的歐洲，糖是貴族階級顯示自己身份地位的載體，宮廷宴會上甚至用糖雕出城堡、人像，讓統治者在賓客們瞳孔放大的瞬間享受快感。彼時中國的糖業銷售也剛剛起步，長三角作為經濟活動的先行軍，有錢也有閒，每每出現新潮流，都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至於為什麼同在江南，無錫比別處更甜，大概就是實實在在的偏好，落地生根。

更玄妙的是，如果說三鳳橋排骨、響油鱔糊的甜，是人為炮製的人間美味，那如何解釋陽山水蜜桃那渾然天成的風姿？同是水蜜桃，只有這裏出產的獨樹一幟，爆漿、甘甜，讓人吃一口就「起飛」。也許，在人類的基因編碼以外，大自然也曾伸出過金手指吧。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橄欖山上的基督》

一八四八年六月七日，法國後印象派繪畫大師保羅．高更在巴黎出生。這位和友人梵高一樣在身後才受到廣泛認可的藝術家在昨天迎來了其一百七十四歲的生日。本周的專欄為朋友們推薦一張由高更名作《橄欖山上的基督》為封面的唱片（**附圖**）。

這張由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於一九六五年發行的專輯由匈牙利裔美國指揮大師尤金．奧曼迪執棒費城管弦樂團和坎普爾大學合唱團，攜手美國女高音朱迪絲．拉斯金、威爾士男高音理查德．劉易斯和美國男低音赫伯特．比蒂聯袂演繹的由「樂聖」貝多芬譜寫、與高更畫作同名的清唱劇《橄欖山上的基督》。

作為貝多芬的唯一一部清唱劇作品，《橄欖山上的基督》表現了基督在被釘死在十字架前途經橄欖山時的情緒動盪。高更用粗獷的筆觸在這幅同名畫作中塗抹出基督在前往受難之路上複雜的內心世界，雖是一幅宗教主題作品，卻蘊含了更多個人色彩。前景身穿棕色長袍留着奪目橙色鬚髮的耶穌基督佔據了畫面的四分之一，那是畫家本人的自畫像。他身後黑色的樹幹將畫面一分為二，這種特殊的構圖乃是畫家吸收自日本浮世繪版畫而來。在遠景處明快藍色背景和樹木的映襯下，途中小徑上還有兩個沒被勾勒五官的人物，此舉顯然是為了讓觀者聚焦前景的主角而不被其他畫中人轉移焦點。在創作此作時高更剛剛經歷了其巴黎展覽上的失意，畫中臉上充滿悲傷和絕望的自畫像也映射出他低落的情緒。身為虔誠天主教徒的高更對神智學很感興趣，他用基督和世界的關係來比喻自身與藝術的關係。《橄欖山上的基督》中將自畫像替代基督的作法也暗示了他「救世主」般的藝術信念：儘管不被同代人所認可，但他寧願犧牲名利也要堅守其嶄新視覺語言的表達。

「碟中畫」貝多芬《橄欖山上的基督》／高更《橄欖山上的基督》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衆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反璞歸真

曹雪芹或許從未想過，《紅樓夢》中的橋段，有朝一日入選高考作文題目，被萬千考生咀嚼後揮就成章，連着答卷一起被裝入考生的人生檔案。

這個橋段自然是精彩的：大觀園建成後，一眾人為亭台樓榭的匾額題字，某橋上之亭，頗引人注目，遂有「翼然」「瀉玉」「沁芳」等「頭腦風暴」成果。考題要求考生從不同命名產生的不同藝術效果生發開去，寫一寫「在更廣泛的領域給人的啟示和思考」。題目看起來不難，實則很考驗思辨力。

在我看來，不論哪個命名，都是「發乎於心」之作，用典、化用、獨創，對景致都不啻為藝術上的昇華。但轉念細想，那亭再美，也不過是人造之景，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前，究竟「實力」幾何，實在存疑。那些美輪美奐的名字，固然可以產生不同的藝術效果，卻對真實的「根」和「本」帶不來任何改變。

由此我想到工作之事：寫總結、做計劃，本來最考驗工作成色，應該成為評判工作的重要依據，然而以我的職場親歷，很多「能幹的人」執著於在這些報告裏「穿衣戴帽」，絞盡腦汁用各種看起來高大上的詞彙，串起來實則並不豐滿的工作內容，讓空洞無物的思路看似精彩紛呈，從觀感上起到了讓人眼前一亮的「藝術」效果。

最真的，往往是最質樸的，追問本真，恰恰是人世間對美至高無上的追求。可惜在這樣一個快餐盛行的年代，有太多人在意馬蹄上的鈴鐺聲是否優美悅耳，而恰恰忽略了馬蹄本身是否能健步如飛。趙麗蓉生前的小品《如此包裝》裏，有句台詞十分經典：「宮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問我怎麼樣，聽我給你吹——就是那個二鍋頭，兑的白開水。」

所以，亭不過是亭，水依然是水，命名不過是打發時間的過程，僅此而已，何必拘泥？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